

# “王冕三岁死了父亲”的 认知构式剖析

刘国辉

(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文章运用构式语法理论剖析“王冕三岁死了父亲”的认知基础,发现行为动词“死”的认知语义不能道出其构式实质。该构式的生命力在于“死”前后的微观论元组合,如果将其放在宏观构式中进行考察,其认知语义内涵会更加明确。这种构式可概括为“NTVN”,其魅力在于它所产生的构式后果超出了人们的常规认知期待,导致人们情感的自然移情流露。

**关键词:**死;构式语法;宏观构式;微观构式;语义压制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7)03-0125-06

## 一、引言

“死”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描述的:“死,澌也,人所离也。从夕,从七。”“夕”表示残骨,“七”表示趴在地上的人。“死”作为一个会意字,残骨和趴在地上的人合成“死”(周淑敏,2006:274)。在《古代汉语词典》(2004:1479)中死有8个义项:①死亡,如《孟子·梁惠王上》:“见其生,不忍见其死”;②丧失、失去,如《荀子·大略》:“流言止焉,恶言死焉”;③亏损,如《孙子·虚实》:“日有短长,月有死生”;④拼死、敢死,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越使死士挑战”;⑤不灵活、不通行,如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⑥形容到了极点,如杨文奎《儿女团圆》三折:“这添添小哥哥,今年十三岁,天生的甚是聪明,父亲欢喜死他。”;⑦通“尸”(尸体),《左传·昭公十九年》:“劳罢死转。”;⑧姓。在《现代汉语词典》(1999:1195-1196)中有7个义项:①(生物)失去生命,与‘生、活’相对,如“这棵树死了”;②不顾生命、拼死,如“死守”;③表示坚决,如“死不认输”;④表示达到极点,如“高兴死了”;⑤不可调和的,如“死对头”;⑥固定、死板,如“死心眼”;⑦不能通过,如“死胡同”、“死路一条”。吕叔湘在其《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1980/2004:512-514)中也谈到,“死”作动词,主要表两个意义:①失去生命、死亡,如“他七岁就死了父亲”;②比喻消失、不再活动、没有出路等,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作形容词,“死”有以下意义:①已死的,如“死人”;②不活动、不流通、走不通的,如“死路一条”;③不可调和的,如“死敌”;④死板、不灵活,如“死记硬背”;⑤拼死,如“死战”;⑥坚决,如“死不认错”;⑦表示达到极点,如“忙死了”。另外,“该死”还可表示感叹、愤恨、厌恶,如“真该死,把钥匙锁在屋子里了”。从这些描述可看出,“死”的基本义项变化不大。但在封建时代因等级贵贱之别,“死”有不同的称呼,据《礼记·

收稿日期:2006-04-10

作者简介:刘国辉(1963-),男,四川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和英汉对比研究。

曲礼》解释：“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另外，“生、老、病、死”虽是人之常情，但“死”字向来是人们不愿提及而又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出现了不少有关“死”的避讳语、俗语和宗教语，如避讳语：安息、长逝、长眠、过世、辞世、谢世……；俗语：走了、去了、老了、老掉了……；宗教语：涅槃、圆寂、坐化、登仙、隐化……（周淑敏，2006:275）

上面所涉“死”的基本义项中只有“失去生命”是本文所关注的，笔者以构式语法理论为基础考察“王冕三岁死了父亲”所形成的认知构式语义，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1）构式语法简述；（2）该构式中“死”的性质及其语言表征形式；（3）从微观构式角度考察该构式的认知语义和（4）从宏观构式角度对该构式进行具体调查定位。

## 二、构式语法简述

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从时间角度看,并不算新,因为它已出现20多年了(若以Fillmore, 1982为起点),只不过是国内学者了解不多;若从研究内容看,也不算新,因为索绪尔针对语言系统早就谈到:“构成语言的这套声音和概念差别是通过两种类型的比较所产生的结果,这些关系有时是联想的,有时是组合的。这两种类型的统合关系多半是由语言所固定下来的,这套惯常的关系构成了语言并制约着语言的功能”(张绍杰, 2004:129)。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黎锦熙(1924)在其《新著国语文法》中就提出了“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之说,可以说是一种构式思想萌芽。20世纪40年代王力先生(1943-1944)就对“把”字句“处置式”进行过研究,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层次来考察。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构式语法体系是指20世纪80年代Lakoff(1987)、Langacker(1987, 1991)、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Goldberg(1995)为代表的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研究和Kay & Fillmore(1999)为代表的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标记性构式(marked constructions)以及Croft(2001)的“激进构式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出现为标志。该研究模式中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一个句式本身是一个整体,其意义不是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简单相加,如:

(1) He sneezed.

(2) He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

“sneeze”一词在英语中是个典型的不及物动词,其论元结构是[施事——],一般只能跟主语结合,如(1)所示,但有时它也能带上宾语,如(2)所示。在(2)中,“He sneezed”是动因,后面的“the napkin off

the table”是结果,它们之间是使动关系,这种关系与动词“sneeze”无关,是整个构式所引起的。也就是说,这种构式是一种语义依存关系(semantic dependencies),如(Nunberg, et al. 1994)(文中的\*表示可接受性有问题):

(3)a. Tom pulled the strings to get the job.

b. \* Tom pulled the ropes to get the job.

c. \* Tom grasped the strings to get the job.

(4)a. She spilled the beans.

b. \* She spilled the succotash.

虽然语言形式是为意义服务的工具,是意义赖以存在的实体和物质层,语言最终的落脚点在意​​义上,而非形式上(王黎, 2005),但以上构式结构中的成分是不能随意替换的。我们以“spilled the beans”(泄露秘密信息)为例来说明这种构式义的生成机理,其构式是[[spill the beans]/[DIVULGE THE INFORMATION]],“spill”对应“DIVULGE”,“beans”对应“INFORMATION”,但并不是说在没有“beans”时,“spill”有“DIVULGE”之义,在没有“spill”的情况下,“beans”还能对应“INFORMATION”。双方各自语义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对方的存在,而双方又必须在VP框架之下共存才可能,才会产生“泄露秘密信息”之义。但有时候会发现同一构式,其语义内容也有一些变异,如[SBJ DITRV OBJ1 OBJ2]就是(Croft & Cruse, 2004:276):

(5) SBJ causes OBJ2 to receive OBJ1:

Joe gave Sally the ball.

(6) SBJ enables OBJ2 to receive OBJ1:

Joe permitted Chris an apple.

(7) SBJ causes OBJ2 not to receive OBJ1:

Joe refused Bob a cookie.

(8) SBJ intends to cause OBJ2 to receive OBJ1:

Joe baked Bob a cake.

(9) SBJ acts to cause OBJ2 to receive OBJ1 at some future date:

Joe bequeathed Bob a fortune.

上述例(1)至(9)就涉及到构式义与词汇义,它们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一致和冲突。当两者关系一致时,句子语义合格;若两者相互冲突,则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句子在概念上不合格;另一种是构式义占优势地位,迫使词汇义接受构式义,赋予词汇义进入构式的充分必要条件,从而消除冲突,这就是所谓的“语义压制”(semantic coercion),这是句式结构作用的结果(李勇忠, 2005)。Goldberg(1995:4)对构式这样定义的:“C作为一个独立构式,是形式(Fi)和意义(Si)的结合体,该构式能成立的条件是:形式或

意义的某些方面是不能从C自身的组成部分中预测出来,也不能从原有的构式中获得。”显然,句式有其独立的意义,它不能从其构成成分来推知。

“构式语法”的这些基本思想与汉语中所谓句法结构“格式”有些相似之处,都强调语言结构对语义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如吕叔湘先生(1979)在其《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书中所指出的:“怎样用有限的格式去说明繁简多方、变化无尽的语句,这应该是语法分析的最终目的,也应该是对于学习的人更为有用的工作。”这种格式犹如一种“框架”,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不变部分(固定词);一是可变部分(空档)。不变部分集中反映“格式”的结构特点和语法意义,而可变部分虽可变化,但受不变部分的制约。这种“格式”不仅语法中有,词汇中也有,如从“有头有尾”、“无头无尾”、“有头无尾”、“连头带尾”、“从头到尾”、“摇头摆尾”、“彻头彻尾”、“虎头蛇尾”和“街头巷尾”等这些成语中,可归纳出一个共同的“格式”:“…头…尾”(朱林清等,1987:1-3)。“构式语法”精神在郭锐(2002)的“语法的动态性和动态语法观”中也可可见其影子,不过国内学者对该语法理论模式虽有一些研究,但还不多、不够系统,如张伯江(1999、2000)、沈家煊(2000)、徐盛桓(2001)、董燕萍、梁君英(2002)、纪云霞、林书武(2002)、陆俭明(2004)、刘丹青(2005)等。2006年5月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上该理论模式引起了较多学者的兴趣与关注,大会主题发言人中就有石毓智博士的“构式语法的进步与局限”、熊学亮教授的“构式的辐射”、严辰松教授的“构式语法论要”等,但还没形成较有影响的体系和规模。为此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中国认知语言学会于2007年3月30-4月1日邀请有关专家联合举办一个“构式语法”专题研讨会,深入研讨了该理论模式的众多方面,形成了系列成果。

### 三、“王冕三岁死了父亲”中“死”的性质及其语言表征形式

首先,“王冕三岁死了父亲”构式的ICM认知模型语义是:年幼丧父是人生一大不幸之事,对家人,特别是小孩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根据张伯江(2002)的研究,该构式中的“死”具有以下3个方面认知、语用和语义性质。

第一,背景化特点:①“死”作为已知事实,重新提起,如(10);②“死”作为可推知的已然事实,如(11);③“死”作为影响当前生活的过去事实,如(12);④“死”作为虚拟事实,如(13)。

(10)他不敢劝阻瑞全,谁死了父亲能不伤心呢?(老舍《四世同堂》)

(11)今年春天闹瘟疫,死了一大批。(老舍《柳家大院》)

(12)她,死了丈夫,心志昏乱;常要自杀,胡闹!(老舍《新时代的旧悲剧》)

(13)每个宪兵的脸上都像死了父亲那么难看。(老舍《四世同堂》)

第二,语用蕴含:“死了父亲”和“父亲死了”都有“某人死了”和“死了的是父亲”两个隐含,区别在于前者背衬隐含,后者为前突隐含。“死了NP”存在一个广义的因果关系或条件关系,“死”对它的宾语影响力极其有限,至多有“丢失”之义。“死了”后面的NP不是全新信息,大多跟一个已知信息之间存在“领属关系”或“部分—整体关系”。

第三,语义蕴含:“王冕三岁死了父亲”构式标志着一定的事件性,主要体现在其中的助动词“了”字。“死了NP”中的NP常常是从属于某个先行名词的亲属名词,而这些名词与先行名词之间存在“根—框关系”(廖秋忠,1985)。

再根据张伯江(同上)语料库考察(293万不同文体类型材料),直接叙述一个人或动物死亡/自杀过程,使用“死”、“自杀”字眼的并不是最常见的,占实际语料之比不到千分之一,更多的是关于“死”的实际描写,因而“死”出现最多的场合依次是:死了/351次,死在/142次,死去/100次,……的死/47次,死后/45次,死得……/39次,……一死/19次。这些组合总量超过一半以上,主要涉及“死”的时间、地点、原因、评论和影响等,如:

(14)马先生的哥哥死在英国了,留下遗嘱教兄弟上伦敦来继续作买卖。(老舍《二马》)

(15)他想起父亲的死,孟石的死,小文夫妇与小崔的死。(老舍《四世同堂》)

### 四、“王冕三岁死了父亲”的认知构式剖析

#### (一)微观构式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构式义与框架结构密切相关,如(侯瑞芬,2005):

(16)人家日本人有的是子弹,随便闹着玩也可以打死几个人呀!(老舍:《四世同堂》)

(17)下山的道路马上就封死,在此后六个多月的冬季里,这将成为与世隔绝的独立雪国。(毕庶民:《补天石》)

(18)江老慢声打了个呵欠,恼恼地说:“你们干什么?吵死人了!”(池莉:《锦绣沙滩》)

从补语类型看,(16)和(17)中的“死”是结果补语,表示动作或变化所产生的结果,而(18)中的“死”则表示程度补语,说明动作或性状的程度。从语义指向看,在不同构式中“死”可能是双向的,可指

向主语,如:

(19)a. 他父亲死了。b. 我热死了。

也可指向宾语,如:

(20)a. 他死了母亲。b. 电影院挤死人。

有时还是模糊的(主语/宾语都是选项),如(文中的→表示转换):

(21)爱死我了! → 别人爱死我了 / 我爱死别人了!

(22)想死我了! → 别人想死我了 / 我想死别人了!

从语义搭配看,表示程度的“死”一般只能同中性/贬义的动词相配,不能同含褒义的词语相配,如:

(23)闹死了 气死了 累死了

但如果与表褒义的词语相配,一般表反语,有讽刺之味,如:

(24)\*快活死了 \*美死了 \*漂亮死了

现就“王冕三岁死了父亲”构式进行微观考察,虽然上面所涉都在谈“死”,但“死亡”本身对于自然人来说并不可怕,不会引起多大的伤感,因为“死”是一种自然现象,任何人都不可抗拒,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如“王冕死了”并不会引起多大的伤感,根据下面的调查结果可知,50%的人认为没有什么值得伤感,排在最后13位上。“王冕死了父亲”同样没有什么值得伤感,排在第6位,40%认可这个定位。然而“王冕三岁死了父亲”构式的伤感度就大多了,主要源于“死”前后所接论元属性,即N(人)+T(特定时间)+V(行为动词)+N(人)。“死”本身是一个不及物动词,不接宾语,在这个构式中似乎具有了及物性,这里“死”的语义指向是“父亲”,而不是“王冕”,“王冕”与“父亲”之间是一种领属关系,一种血缘关系,一种亲情关系,正是这些关系加上“三岁”这个年龄,其伤感度可想而知,因为这样小的年龄就失去最亲的人,自然很容易引起同情,不可避免导致人

们的移情出现。也就是说,特定时间的特定事件,出乎人们的常规认知期待,情感的流露就很自然。

## (二)宏观构式

如果单从“王冕三岁死了父亲”来孤立考察其构式义,有时恐怕很难。但若把它放在一个更宏观的系统中来考量,相信其结果会令人更信服。正如索绪尔所言,在下象棋时,如果缺了一个“车”,可以任意找一个东西来替代。不管这个东西的形状、性质和颜色,只要它按象棋的棋法行事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棋子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的材料怎样,而在于棋子之间的关系如何,关系所构成的系统如何,即各构成成分之间的组合状态(卡勒,1989)。基于这一点考虑,对“王冕三岁死了父亲”构式的理解,我们同样需要一个宏观系统来框定,理解起来就更准确,更加易如反掌。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系统,一个家族相似系统,来具体定位“王冕三岁死了父亲”的构式含义所在,要求被试(30人参加问卷调查)把下面这些表达式1至13按他们所理解的伤感度进行排列,最令人伤感的排在最前面,最不令人伤感的排在最后,依据伤感度,从强到弱进行排列,如下表所示:

1. 王冕死了;
2. 王冕死了爷爷;
3. 王冕死了奶奶;
4. 王冕死了父亲;
5. 王冕死了母亲;
6. 王冕三岁死了爷爷;
7. 王冕三岁死了奶奶;
8. 王冕八十岁死了父亲;
9. 王冕八十岁死了母亲;
10. 王冕三岁死了父亲;
11. 王冕三岁死了母亲;
12. 王冕出生时死了父亲;
13. 王冕出生时死了母亲。

表 “王冕三岁死了父亲”伤感度的宏观构式定位

序号	伤感度(最伤感到最不伤感)排序:(1)-(1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13/50%	12/47%	11/47%	10/60%	5/40%	4/40%	3/20%	2/27%	3/23%	7/20%	9/20%	9/30%	1/50%
2	11/23%	4/17%	10/13%	12/13%	7/13%	6/13%	1/20%	6/20%	2/17%	6/17%	8/17%	8/27%	8/23%
3	5/17%	11/13%	13/13%	11/13%	4/10%	5/13%	7/17%	3/17%	6/13%	3/17%	2/17%	2/10%	9/13%

从该表横向看,其伤感度大致排列为:13/50% > 12/47% > 11/47% > 10/60% > 5/40% > 4/40% > 3/20% > 2/27% > 3/23% > 7/20% > 9/20% > 9/30% > 1/50%,最令人伤感的前四个是13、12、11和10,即年幼丧失亲人,特别是才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失去亲人,最令人伤感。令人最不伤感的前三个是

1、9、7,“王冕死了”,“王冕八十岁死了母亲”和“王冕三岁死了奶奶”,即死了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到了一定高龄死了,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没有什么可痛苦的。纵向看表中的(1)、(2)和(3),发现最令人伤感的是“死”了“母亲”,然后是“父亲”,即11、13。纵向看表中的(11)、(12)和(13);会发现8、9最多,

其次是2,即“王冕八十岁死了父亲”,“王冕八十岁死了母亲”和“王冕死了爷爷”并不令人伤感。

为了清楚表征亲人之“死”所带来的伤感度,我们再用一个图形模式来展示。根据人们的一般认知经验和共同感知,设定经历者和死者都为自己时,最伤感,用0表示;但若离开中心0,到了第二代,其伤感度相应减小,再往下,就更不感到伤感;到了第五

代,不管经历者(亲属),还是死者双方都不会引起太大的伤感。另外,随着经历者与死者之间的年龄差异扩大(从20到80岁),不管是经历者,还是死者本人的痛苦都相应减小(图中实线为血缘关系最近者,其伤感度最大,到了虚斜线,越往上走,其痛苦度就越小)。也就是说,血缘关系越远,年龄差异越大,其伤感度自然减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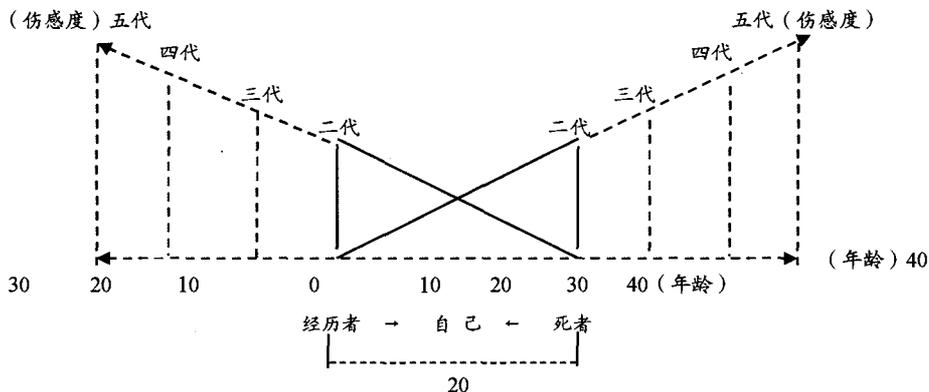


图 亲属之“死”所产生的伤感模式

从上面的宏观构式考察可知“王冕三岁死了父亲”并不是最令人伤感的,最令人伤感的是“王冕出生时死了母亲”。也就是说,一个人刚好来到这个世界,就失去最亲的人,这才最让人伤感。

### (三)“王冕三岁死了父亲”构式的普遍意义

“王冕三岁死了父亲”构式可以概括为:NTVN,即某人在某个特定时间做了一件让人感到意外或惊讶的事,从该构式可推演出类似语言表征,如:

- (25) 王冕三岁读大学。
- (26) 王冕二十岁做院士。
- (27) 王冕九十岁当总统。
- (28) 王冕半夜吃馆子。
- (29) 王冕1050年去过月球。
- (30) 王冕三岁做了父亲。

该构式的动作行为本身没有什么特质,其隐含的特定意义关键在于特定时间与论元结构搭配方面存在的某种特殊完型组合,让人们感到出乎一般常规认知期待。正如徐盛桓(1999)所言,语法存在两种类型:语法I和语法II。语法I是语言自身存在的语法内容和语法程式,它的形成、存在和演变是不以语言运用者或语言研究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客观地规范着语言群体的言语运用。语法II是语言学家对语法I研究的人为成果体现,所有语法论著都是语法II的产品。语法II是人们对语法I的不同主观归纳和总结,这样便于理解和掌握语言的内在客观规律,但语法II不会影响语法I的存在与运作。因此,上面构式具体表征无论如何变异,其基本语义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它们要受构式结构的影响

和制约。

### 五、结语

“死”作为人生中的重大特殊事件,给人们带来的感受非同一般的,但若把它放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其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本文从构式语法出发,对“王冕三岁死了父亲”进行了初步探讨,发现其伤感度较大,关键在于这个构式所依存的微观和宏观系统,而不在于行为动词“死”本身,因为任何一个元素或成分独立出现,都很难断定其价值所在,而构式语法正好强调整体构式义。文章所涉“王冕三岁死了父亲”构式含义不是由N+T+V+N语类简单构成,也不是各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更不是其构成部分直接推演出来。实际上,一个构式首先是某类语言表征的宏观框架,其中包含很多家族象似性,是同一个语法化过程的不同结果,它所管辖的结构不管如何变异或变化,对外都必须接受大致相同的人选条件,对内接受大致相同的认知语义构式制约。

### 参考文献:

- [1] CROFT W.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 CROFT W, CRUSE A D.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3] FILLMORE C J. Frame semantics [M] \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 1982.
- [4] GOLDBERG A.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 of Chicago Press, 1995.
- [5] KAY P, FILLMORE C J.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and 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The what's X doing Y' construction [J]. *Language*, 1999, 75: 1-33.
- [6]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7]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8]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9] NUNBERG, et al. Idioms [J]. *Language*, 1994, 70: 491-538.
- [10] J·卡勒. 索绪尔 [M]. 张景智,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11] 董燕萍, 梁君英. 走近构式语法 [J]. *现代外语*, 2002 (2): 142-152.
- [12] 郭锐. 语法的动态性和动态语法观 [C] // 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会暨青年语言学者论坛——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北京: 2002.
- [13] 侯瑞芬. “动(形) + 死 + ……”的结构语义分析 [J].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05 (2): 16-21.
- [14] 纪云霞, 林书武. 一种新的语言理论: 构块式语法 [J]. *外国语*, 2002 (5): 16-22.
- [15] 李勇忠. 祈使句语法构式的转喻阐释 [J]. *外语教学*, 2005 (2): 1-5.
- [16] 黎锦熙. *新著国语法*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4.
- [17] 廖秋忠. 篇章中的框—根关系与所指的确定 [C] // 语法研究和探索 (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 [18] 刘丹青. 作为典型构式句的非典型“连”字句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5 (4): 1-12.
- [19] 陆俭明. 词语句法、语义的多功能性: 对“构式语法”理论的解释 [J]. *外国语*, 2004 (2): 15-20.
- [20]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2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2004.
- [22] 沈家煊. 句式和配价 [J]. *中国语文*, 2000 (4): 291-297.
- [23]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3-1944.
- [24] 王黎. 关于构式和词语的多功能性 [J]. *外国语*, 2005 (4): 2-5.
- [25] 徐盛桓. 语法离我们有多远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 (10): 10-13.
- [26] 徐盛桓. 试论英语双及物构块式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2): 81-87.
- [27] 张伯江. 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 [J]. *中国语文*, 1999 (3): 175-183.
- [28] 张伯江. 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 [J]. *语言研究*, 2000 (1): 1-13.
- [29] 张伯江. “死”的论元结构和相关句式 [C] //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语法研究和探索 (十一)*.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30] 张绍杰. *语言符号任意性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31] 周淑敏. *快乐汉字*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 [32] 朱林清等. *现代汉语格式初探*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 [33] 编写组. *古代汉语词典* [K].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 [K].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Cognitive Construction of “王冕三岁死了父亲”

LIU Guo-hu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王冕三岁死了父亲” in terms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to the result that the cognitive meaning of the action verb “死” cannot reveal the essence of such construction. Its vitality lies in the micro-construction of arguments around the verb “死”, if examined in the macro-construction, the corresponding cognitive connotation of such construction will be more accurate. This construction can be boiled down to NTVN, with its consequence going beyond our conventional cognitive expectation, naturally producing emotional empathy from people's heart.

**Key words:** 死; construction grammar; macro-construction; micro-construction; semantic coercion